

父  
亲  
母  
亲

□ 吴金水

前年，父亲节未到，父亲却永远地走了。

父亲出生于1936年，大半辈子在桐城的大山里度过，只是在大闹饥荒的那几年，父亲随祖母曾远赴徽州生活，年近七十住到县城里。父亲七岁时，他的父亲为革命事业献出了年轻的生命，他成了没父亲的孩子，开启了颠沛流离和辛劳耕作的人生。为此，父亲每当忆起少时吃过的苦头之时，总是表达出没爸的孩子那深深的痛楚，“要是我父亲还活着，情况绝不会是那样的！”在有父亲的那段岁月里，他陆陆续续地读过约一年私塾，这也养成了他不忘读书的习惯。

据说《千家诗》是私塾的启蒙读本，父亲喜欢吟诵千家诗，他有一本千家诗手抄本，雨雪天不用下地干农活时或酒兴诗情之后，他会拿出手抄本，戴上老花镜，大声吟诵起来：“云淡风轻近午天……”摇头晃脑，长音缭绕，韵味十足，也许还抒发着一丝别样情怀。我不知道也未曾追问，这是吟诗，还是桐城私塾先生独有习惯的传承，抑或父亲的自创？

父亲四十岁那年，买了一套刚出版的《水浒全传》。父亲对书很珍视，他的书都收藏在加锁的小箱子里，小心保管着，不许毛手毛脚的我们去看。我小学毕业的那个暑假，趁父亲下地干活不在家，在小阁楼上冒着高温酷暑偷读他的“水浒”，还摘抄了大段大段的描写词句，进初中的第一篇作文就大秀一把，谁知这半文半白的清词丽句根本不受语文老师待见，毫不留情地用红笔叉光，给了我当头一棒。后来我想，我之所以文章写得还

老  
有所  
为做个  
家庭  
妇男

□ 彭小华

老伴退休后再就业，家务活的重担就压到了我肩上。自从我包揽“家务大权”后，充分利用“知识型男士”的优势，让枯燥又繁琐的家务活变得轻松而有劲。

我有绘画基础，又学过几年烹调，每天忙三顿，我不是简单地把饭菜做熟了事，而是独具匠心地翻“花头”。如菜心炒蘑菇这道菜，在老伴眼中变成了“希望的田野”，一片片菜心鲜绿脆嫩整齐有序地列在盘中，几只蘑菇点缀其间，好看又好吃。每逢过节，我更是大显身手。如今年春节，我用番茄虾仁汤汁浇在刚起锅酥脆的锅巴上，发出喳喳声响，我让老伴和家人猜这道菜名，他们怎么也猜不出，我说是“平地听雷”，这锅巴代表黄土地，发出的声响寓意惊雷响起，引得老伴和家人连连夸我头脑灵活。

整理房间时，我也出奇制胜，时时创新，将家具改变一下摆放位置，或是增加一些小摆件，让老伴和家人感到新鲜，我本人也很有成就感。

在温馨的氛围中，我做家务更加陶醉，与老伴的感情也与日俱增。

# 父亲

不好，可能与此挫折有一丝关联吧。

父亲读书活学活用，比方说喝酒，他曾在酒桌上多次畅谈喝酒之优缺点，说《水浒传》里说了，酒能成事，酒能误事，酒还能败事。我第一次听到时，心中疑惑，我也读过《水浒传》，怎不记得有这句话？后来去翻看，书中真有类似的话，我对父亲心生敬佩。

古人说，《汉书》可以下酒，我不知读书与喝酒是否有某种内在的关联。父亲倒是一个又爱酒又爱读书的人，喝酒胜过读书。酒席桌上有他，就会有他的大嗓门，最常说的便是“我这个南方人，生的是北方人性格”，历史传说，国内外大事，甚至家长里短，都是说不完的话题。搬到县城居住后，顿顿有酒就是他的快乐人生。有一年他到上海来，把我珍藏的酒全部喝光，喝完酒抹抹嘴巴，笑眯眯对我说“你得感谢我帮你推销酒”。后来由于高血压原因，医生和我们都劝他戒酒，他振振有词地反击：“我都七十多了，还能活七十岁？有酒就喝！”大有一股“且乐生前

一杯酒，何须身后万载名”的气概。后来健康更差，他才自我克制起来，只在来客人和过节日时稍稍举杯了，毕竟口腹嗜好敌不过病痛苦楚。陶渊明临终前曾长叹一声，这一辈子最大的遗憾就是酒还没喝够，人却不行了。如果父亲临终前有憾事要说的话，会不会说得与陶渊明一样呢？

父亲读过书，明白读书的重要，虽然家境不好，只要孩子好读书，砸锅卖铁他也不皱眉头。但他从来不动我去发奋读书，只是淡淡地告诉我，考不上也不要紧，家中耙锄有的是，考不上就驮耙锄跟他下地干活，他还多个帮手呢。但我明白，我的人生一定不能与耙锄为伍。

桐城与上海远隔千里，但有了手机，联系就很平常。每次打电话，他都谆谆告诫那不变的几句话，“注意安全，保重身体”等。听的次数多了，耳朵也快起老茧了，有几次我真想说，老爸您别老是啰嗦那几句话了。但我终于忍住没说，因为我知道这是他的一份挂念。只是，这样的啰嗦已有一年多没听到了，再也听不到了。



上善若水

魏斌作

# 烟纸店

□ 周允中

前几天无意中想起要去拆迁的老弄堂看看，却遇见了已经老态龙钟、多年不见的烟纸店老板“斜头”，因为他生来头斜，所以留下这个外号。

记得当年，斜头很会做生意，深谙薄利多销的生财之道。他把糖果放在玻璃果盒里，分散出售。香烟也是，飞马牌以下，价格低廉的劳动牌、勇士牌香烟，也一支支分散出售。前门因为是名牌，就整盒销售。对面的简易厕所，因为有人急于蹲坑出恭，他又会一分两张地出售草纸。虽然盈利不大，但日积月累，收获也颇为可观。

斜头生意做得最好的时候，是在放暑假的夏天，他骑自行车，后车架上绑着木箱，去冷饮店批发棒冰，小孩都等在弄堂口张望，一见他骑车回来，便大声奔走相告，“斜头来了，斜头来了！”于是，孩子们一窝蜂地冲出家门，去抢购棒冰。他批发来的棒冰，花色繁多，有橘子、咸水、奶油、赤豆等，赤豆最受欢迎，去晚了，只能够买咸水棒冰了。

冬天，他更会做生意，用高大的广口瓶，腌制了各种各样、甜酸咸辣的泡菜，一分钱可买三片。或者柜台上摆放盐津枣、咸金花菜，一分钱起板，随便购买，十分迎合儿童嘴馋的心理。

斜头最受学生欢迎的是，从旧货店淘来一只半新半旧的无线电收音机，每天傍

晚开始，就播放姚慕双、周柏春、杨华生、张樵农等的独脚戏，引来阿拉这批小把戏驻足聆听，无意之中为小店增添了生气和财运。

斜头会做人，见面总是叹苦经，发牢骚。一会儿说生意不好做，钞票越来越少，一会儿说自己又添了个娃，开销越来越大，引得那些老顾客的同情，爽爽气气地掏出腰包，购买烟纸店的物品。

那年月，来他店面闲谈的成年人特别多，他一面应酬，一面做生意，从不耽误。我最常见的是影视明星焦晃先生，他当时住在我家弄堂对面的兰心里，常常穿着一件绿色的毛衣，手牵着小儿，在烟纸店柜台前与老板闲谈。斜头这个时候特别热情，又是敬烟又是敬茶。焦晃的身后，常常会聚拢一批粉丝指指点点，无形之中，替他做了广告。

多年不见，斜头硬拉我进早已关闭的店堂里，泡了一杯茉莉花茶招待我。讲起过去的往事，不胜唏嘘感叹。讲起他的子女，三个子女出国的出国，成才的成才，讲一句：“想勿到我一个开小店的人，现在也能够经常出国旅游，观望，常常去看看孙子孙女了。”我当即祝贺夸奖他，他更是要拉我喝酒吃夜饭。我连忙推辞，推说有要事在身，下趟再来看他。

我步出他的家门，已是华灯初上，满街车水马龙，我不由得感叹社会的飞速发展，更感叹我们这批年逾七旬的老人，都有着不同寻常的生活。

快  
人快  
语也说  
老人  
用微  
信

□ 吴莉莉

网络的大千世界里，老人玩起来

总要慢几步。慢也无妨，能玩就不错。“抖音”是什么？初一听这词，我以为是说话声音发抖。冷了、怕了、紧张了，这些因素都会让人说话音抖；要不就是唱歌时发出的颤音吧？错啦，百度里说抖音是“十五秒钟的音频”播放。小青年“抖音”早都“抖”腻了，我还莫名其妙。

微信，作为信息交流的工具真是实用。从前人在境外，打个国际长途回家得多少钱？现在轻点手机触屏，彼此纵然相隔万里，却能即刻对话、视频，“千里眼”和“顺风耳”全有了。

微信里传照片易如反掌。有人爱拍照，自我欣赏不过瘾，拍了还要“秀”，欲与人同乐方心甘。孙老太热爱生活，常外出游玩。一日在某展览馆的老式火车头展位前，她立于车前踏板上，左臂紧攥扶手、右臂向前舒展，仰头挺胸，英姿颇为飒爽。拍照存念后，老太太随即发向朋友圈。我看到后马上想起老电影《青春之歌》里的女主角林道静，随学生请愿团从北平南下，要求国民政府抗日，立在火车头前振臂高呼的特写镜头。孙老太的八十岁表姐看了也说：依的腔调真像林道静啊。而她四十多岁的学生看后说：老师啊，你这副样子不是印度人在扒火车吗？再年轻些的反馈也很现实：这是在请老人做保健广告。还有那孙辈小朋友认真劝告：“阿婆，你应该坐到车子里面去才对，站在外面不安全的。”众说不一。不是说年龄差距会产生观念“代沟”么，这“沟”蛮深的。

物极必反，凡事得有度。不少人沉湎于手机，因而得了一种新病，医家谓之“微信症候群”。据说病多为年轻人，现在大有年龄递增的趋势。人若到了一天离开手机就不能活的状态，后果可怕。互联网时代，社交方式不断更新，它改变着我们的生活，但要用好它可不容易。例如，广告信息的狂轰滥炸会造成接受烦恼；刚结识的人摸出手机要求加微信，几秒钟里叫你作出“同意或拒绝”的表态，真是为难；至于入了微信群，人多嘴杂的，更不免招惹是非。苏轼诗云：人生识字忧患始，姓名粗记可以休。我这里斗胆改用一下：人玩微信烦恼始。微信，何尝不是略知操作一二可以休？手机在握，千万别弄得自己头痛、颈酸、眼花、手麻的，患上了“微信综合征”，肯定是弊大于利，不值得。

我的“老人玩微信”观，窃以为：学会微信联络方式是必要的，但宜单干闲聊，少建群。单线联系，朋友间的交流便捷又有私密性；择群要慎重，冒泡要小心。老年朋友玩微信，得进退有度，玩得身心健康，那就好。